



01 郭鸿蔚 编辑中的编辑 布面丙烯 64.4 × 127.6cm 2013

作为“编辑” | Guo Hongwei at Leo Xu Projects

文 / 王静 Wang Jing 图 / Leo Xu Projects

郭鸿蔚 | 编辑
2013年4月25日 - 6月2日
Leo Xu Projects

欧洲著名设计师大卫·奥托·安德烈·克林斯基 (Andreas Klimovsky) 曾说：“当各种艺术形式走到尽头时，对片段的截取与整合成为后现代的标志之一。”且不论克林斯基此话是否具有前瞻性，郭鸿蔚最新的名为“编辑”的展览，却正在实践着这种“对片段的截取和整合”。在他的新个展中，所有作品都有原型，并在保持原作名称的情况下，被艺术家重新进行“编辑”，并以“似是而非”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在这批新作中，郭鸿蔚有鉴别性地选择了极简主义 (Minimalism) 和欧普主义 (Optical Art) 的艺术作品，这源于他对这类艺术的偏好，如卡尔·安德烈 (Carl Andre)、沃尔夫冈·蒂尔曼斯 (Wolfgang Tillmans) 等艺术家的作品。他

将所选作品全都处理成平面效果，将之打印后，再选择性地将局部挖出，或倒置或转换，重构形成新的画面。这些经过整合编辑后的图像，在视觉上并没有割裂感，或者说没有非常突兀的感觉，反倒多出一丝乐趣来。而观者也能津津有味地欣赏到这些因为小变动而产生的不同趣味。倘若对熟知原作的观众，难免会产生纠结心理，在心中玩一下“大家来找茬”的游戏也未尝不可。

经过郭鸿蔚的“编辑”，这些为人熟知的作品被赋予了新的视觉样式和含义。首先，改变了原作的空间维度。这主要表现为，很多透视正常的画面突然在中间出现了突起，或者原本的三维空间变成了四个维度，或者焦点透视的灭点消失，突然多出几个面来，使得空间变得诡异。如作品《梁境》，而卡尔·安德烈的作品《冰雪河》中的空间，经过郭鸿蔚的颠倒置换，产生了如同《噩梦空间》中的噩梦场景：在平地上竟然立起一座建筑，原本的天空却转眼间变成了地面。又如作品《曹公移山》和《螺旋形的城墙》通过对原图的倒置，使空间错位，并在人物发生上下移位后，呈现出另一种看似合理的场景。像像作品《行走》则更为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空间的连续变幻和复杂。

其次，重新诠释了原作的含义。经过编辑后的作品虽然画面看似合理，但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改变了观众对作品的原有认



02 郭鸿蔚 2×50幅组 纸面拼贴 125×105cm 2013
 03 郭鸿蔚 无题《完美的爱人们》 纸面拼贴 44×63.4cm 2013
 04 郭鸿蔚 冰雪河 纸面拼贴 79×106cm 2013
 05 郭鸿蔚 男子肖像 纸面拼贴 44×36.7cm 2013

识，并派生出新的观看体验和认知。以作品《男子肖像》为例，汉斯·梅姆林（Hans Memling）原作中的男子神情严肃，经过幽默的局部翻转、拼贴，画面的平静被打破，男子愁苦的面容让人有些啼笑皆非。而在菲利克斯·冈萨雷斯·托雷斯 Felix Gonzalez-Torres 的作品《无题（完美的爱人们）》中，两个时钟照片经过“编辑”后，乍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妥，但却不见了曾经那种时间停滞的永恒感，反而产生出一种戏谑的效果。

虽然郭鸿蔚在原作的选取上更倾向于极简主义，但不同于极简主义那种以“减少、减少、再减少”的原则作为目的。在对画面的处理上，郭鸿蔚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。他为自己限定了框架，在现有的成型的作品平面上进行新的

创作，意图对原作进行解构，进而增加作品的意味和趣味，而这些不同于原作的“新作”却仍然沿用旧有的名字。这一割裂又粘合的过程，使得观众不由自主地在两种思维中跳转。同时，观众也可以看到艺术家所使用的“拼贴”式的编辑手法。

在郭鸿蔚以往的艺术创作中，其对于“拼贴”的尝试早有迹可循。他一度对于商业杂志广告的剪辑置换，则是此次他大规模地创作拼贴作品的前奏。但稍有不同的是，郭鸿蔚在这批作品中并未添加任何元素，或许这更加符合作为一个“编辑”的过程。正如郭鸿蔚自己所言，对于一张封闭的图像来说，无论怎么改变仍然是自己，不增不减。他并未破坏任何一张图像，却使得它们重建。“编辑”作为展览的名字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意图。■